

# 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

刘 一 之

## Definitions to the Terminologies Used in Beijing at the Turn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Liu, Yizhi

### Abstract

The grammar and words used in newspaper articles in Beijing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and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were those of the everyday conversational diction of that time, whether they were news articles, editorials, opinions, commentaries, or novels. As the Chinese language evolves, these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are becoming extinct to such extents that they cannot even be found in today's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definition and an explanation to some of these lost words.

关键词 北京话、近代汉语

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许多白话报纸，上面刊登的无论是新闻、演说还是小说，都是用当时的北京口语写作的，和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含有大量欧化、日化语言的小说、文章不同，使用的语法格式、词汇基本上是当时的口语。这些语词一些现在已经消亡了，一些现在仅在少数老北京人中使用，也处于正在消亡之中，一般人已经很难理解它们的意思，但在词典上又查不到，或词典上释义不太准确。这篇论文便是对一些这样语词的解释。

#### 的话 1：的事

我上那儿去一趟，倒可以卧卧底。回头的话，咱们在澡堂子见面。《春阿氏》

这个文范氏的根儿底儿，都在我肚子里哪。久在街面上的话，不用细打听。《春阿氏》

家里的话，横也是乱七八糟。《春阿氏》

大概的话，德爷也知道。《春阿氏》

回头天桥的话，我可不奉陪了。《春阿氏》

#### 的话 2：说到……

小钰子的话，到底是小两岁，不怨你薄他。《春阿氏》

#### 光景：看样子

两样儿东西，光景是五两多哪。《春阿氏》

据他说，不是他媳妇害的，光景她这位小婆婆儿，不是好东西。《春阿氏》

#### 味儿事：小事，不值一提。

咳，味儿事，咱们哥儿们的话，当差也吃饭，不当差也吃饭。《春阿氏》

小额说：“咳，料其他他们飞不了多高儿，迸不了多远儿。你们放心吧。味儿事。”《小额》

天大的事，有地大的一块银子就成，别说您这个事情，再比您这个事大的事情，都是味儿事。《孝子寻亲记》

**央 / 秧 / 殃**：来劲。

我想着背地教妻，劝劝就完啦。谁想到越劝越央，抓过剪子来，就往肚子上扎。《春阿氏》  
张秃子不了啦，给这个作揖，又给那个请安，好话说了六万多句，越说越秧。《汪大头》

饿膈馊也不是个省油灯，跪了一回提督，见了一回总办，闹了个马仰人翻的。后来吹出风来，跟钱锈要拚命。钱锈又怵啦（这块料），倒托出人来说合。饿膈馊倒殃啦，说：“我跟他闭了眼啦。他有能为，把我发啦。我有能耐，砍完了他，我给他抵偿。”《小额》

**一手**：一势，同伙。

定案之后，连兵部办保册的，都是一手。《春阿氏》

这个饿膈馊，就是钱锈的一个狼狽，两个人一手一式，不用提，吃的够多是<sup>1</sup>啦。《小额》

**饭锅**：饭碗。

要据我说，咱也得搂着来。不是别的，丢面子事小，保饭锅实大。《春阿氏》

近来社会有宗时兴的名辞，叫作饭锅问题，质言之就是研究吃饭的道理。……提到饭锅二字，有好大的讲究。有个人饭锅，有公共饭锅，有狭义饭锅，有广义饭锅，饭锅之时义大矣哉（别转啦）。诸君不欲稳固饭锅，那就没得说了。真要打算稳固饭锅，竟研究个人饭锅、维持狭义饭锅，那是不成的。总得讨论公共饭锅、保护广义饭锅，那才成呢。把公共饭锅讨论好了，把广义饭锅保护住了，个人的狭义饭锅自然稳如泰山。奉劝研究饭锅的先生们，眼光总得放远，目的总得放大。谋公共饭锅，个人饭锅自在其中。求广义饭锅，狭义饭锅当然可靠。公共、广义饭锅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家。爱国家者，非爱国家，也爱饭锅也。《益世余谭》

**走哄**：起哄。

世上的事，左右是那么着，糊里巴涂，也就算完了。这宗议论，也不是有见识的人，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若非是报纸走哄，就便把阿氏刷了，他们也不知其故。《春阿氏》

**嘈嘈**：不负责任的议论。

你看，报纸这样嘈嘈，我也是不放心，所以到衙门来，似乎这宗案子，若招出报馆指摘，言官说出话来，可未免不值。《春阿氏》

看着报纸上，这样嘈嘈一个轻年女子，蒙此不白之冤，不忍不说，不能不说了。《春阿氏》

在威权之下，叫作没有办法子，只准说好，不准说不好。表面虽然贴靴，背地里未尝不嘈嘈。如此看来，是当面贴靴好呢，可是背地里嘈嘈好呢？《益世余谭》

是……，可是……：是……，还是……。

在威权之下，叫作没有办法子，只准说好，不准说不好。表面虽然贴靴，背地里未尝不嘈嘈。如此看来，是当面贴靴好呢，可是背地里嘈嘈好呢？《益世余谭》

是由药行商会打了知啦，可是不约而同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益世余谭》

试问这些个贴靴的主儿，究竟是瞧出好来啦，可是随便拍马呢？《益世余谭》

**穿房过屋 / 穿房入屋**：不需要通报，可以直接进屋，说明关系非常好。

文光的女儿，认我作干爹，我常到他家里去，穿房过屋的交情，不分彼此。《春阿氏》

内中有一个吴某，是大帅二姨奶奶的兄弟，外号儿叫白脸儿吴，这家伙是招待员中的代表，大帅内宅他是穿房入屋，大家很捧他，都管他叫三爷。《鬼社会》

**想情**：想这个道理。

大人想情，必是我得罪人了，所以才乱给捏合。《春阿氏》

昨天小的跟他口角打架是有的事情，小的自幼丧母小的姐姐把小的抱大了的，姐夫虽然脾气不好，小的看在姐姐面上也断不能下此毒手，还求大老爷想情。《新侦探》

**冤枉：**冤枉。

喝，叫姐姐一说，真把我们姑娘要给冤枉死。《春阿氏》

俗语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我访的确，就不算冤枉人。《春阿氏》

二妈说的。实在要把我冤枉死。《春阿氏》

我想官衙门里，原是讲理的地方，还能冤枉人吗？《春阿氏》

**恼撞：**烦恼。

我同你妹妹商量商量，打听她那宗性情，若这么早说人家儿，恐怕好犯恼撞。”《春阿氏》

常禄道：“我妹妹很明白，应该也不致恼撞。难道女儿人家，在家一辈子不成？《春阿氏》

**半语子话：**半截话。

只要我心里明白，立时能够痛快。你说些半语子话，我真难过。《春阿氏》

方才静轩进来，我们说了半个语子话，倒底你所说这人，究竟是谁？《春阿氏》

**杀家达子：**杀自己人，损害自己人的利益。

“这次同室操戈不要紧，我们家闹了一个弟兄反对，虽然说桀犬吠尧，究竟是自相残踏。现在两个孩子都没回来，究竟是死是活，得不着信。”说着掉了几点眼泪。我说：“老先生不必伤心。大概过两天，令郎们也就回来啦。”老者叹了一口气，说：“我并没哭儿子，我哭的是大局。国民负有当兵的义务，战死疆场，原算不了什么，可看跟谁打啦。这宗杀家达子的事儿，可真有点不值。”《益世余谭》

后来我们地边子歪脖子树上吊死一个无名男子，外州县的德行，您是知道的，家里有点过活儿，要是出点逆事，官人吃上那还有完哪（实话）。况且我们族中有两个当狗腿子的借事生端，这们一杀家达子，这档子官司非五百银子不成。《孝子寻亲记》

**发现：**出现。

昨有友人在某戏园又见嘴吧大爷发现，长衣裳没了，换了短的了（是汗衫儿，可不是西装），提溜茶壶给人家沏茶哪。《益世余谭》

如今库兵虽然取消，而另有高等库兵发现。《益世余谭》

自打平市官钱局票子发现，这宗毛病，算是没有了。《益世余谭》

**前途：**对方；有关系的另一方。

该俱乐部的党魁，现充议和代表，前途拒而不纳，急的要给人请安道万福，人家也不接待，或者安福俩字，应在他的身上。《益世余谭》

他老先生混了没有两月，弄了一档子现像，闹的前途直跟我不答应，谁让我是介绍人哪？《益世余谭》

**白钱：**白天偷钱包的小偷叫“白钱”，晚上偷钱包的小偷叫“黑钱”。

北京白钱贼（就是小缙）向来著名，奇想天开，什么主意都有。在前清末设巡警之先，步营专管地方儿，官人都跟白钱勾着，乏人丢了东西，就许忍啦。重要人物的东西，要是让白钱窃了去，一定让官厅寻找。《益世余谭》

**齐官儿：**小偷儿头儿。

官人一找白钱头儿，（小缙头儿叫齐官儿）东西就能找回来。《益世余谭》

**库缎眼：**势利眼。看见穿库缎的人就巴结。

记者前著一种小说，其名为《库缎眼》，在某报逐日登载。该小说之内容，系保府李某，待遇

出阁两女，嫌贫爱富，怪像万千。阅报者咸谓记者笔墨太刻，形容过火，不料如今居然有库缎眼第二发现，其鄙陋无耻，较诸库缎眼，有过之真无不及。《益世余谭》

大李五之为入，向来趋炎附势，爱富嫌贫，因此大家送了他一个外号儿，叫作库缎眼。从先有洋绉眼之说，现在洋绉有点过景，库缎时兴，所以管他叫库缎眼（按说应该叫铁机绉眼）。《库缎眼》  
**老台**：老哥或老弟。

这个文范氏，也是个女混混儿。刚才一照面儿，我就亮她。嘿，老台，走着，走着，到公泰的话，我再细细的告诉你。《春阿氏》

有问钰福的道：“老台你那红儿呢？怎么没提了来？”《春阿氏》

**打横儿**：平辈之间行的一种礼。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有些地方，屋外不行礼，在屋外见着长辈、上司时，可以先“打个横”，到屋内再行礼。

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正红旗下》

来到屋里，张先生跟额大奶奶打了个横儿，又问了问小额：“好点儿啦没有？”《小额》

家人上来回话说：“吕大人、台大人到了。”吴世仁迎至门外，吕、台二位见了老吴，都打了一个横。进得屋中，两个人都请安道谢。《二十世纪新现象》

**秫稽库儿**：把三根秫秸杆上部用绳扎上，然后像三脚架那样撑开，在上面拴上猪苦胆，作为祭神用。

您要问都是甚么药味？称得起是不伦不类、古怪希奇，甚么十个羊粪蛋儿啦，五根白猫的胡子啦，七个秫稽库儿啦，简直是胡造谣言。这些个药味，让拿阴阳瓦焙啦，香油挑上。又开了一个吃药的方子，是七个红枣儿，七个藕节儿，俩秋梨，十个草节儿，一两白糖，两包炉药（炉药就是香灰），匀两回吃。《小额》

**阴阳瓦**：老式房子上面的瓦是弧形的。焙药的时候，把一块瓦扣在火炉子火眼上，再在上面仰着放一块，把药放在上面焙。因为两块瓦一个倒扣，一个仰放，所以叫阴阳瓦。

这些个药味，让拿阴阳瓦焙啦，香油挑上。《小额》

**喝冬瓜汤**：说媒。

孙四哈哈一笑，说：“我喝碗冬瓜汤吧。”（北京土话，管说媒叫作喝冬瓜汤。）《花甲姻缘》

海关李家的大少爷，又断了弦了。活该还是婚姻，这碗冬瓜汤我算喝准啦。《花甲姻缘》

**四方脑袋**：不圆滑的人。

硕卿说：“你太四方脑袋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姐姐没有个不认可。你还问什么！”《花甲姻缘》

记者办事，向来是四方脑袋，虚应故事，我就不会。《益世余谭》

**照影子**：起疑心。

桂氏左给阿林斟酒，右给阿林斟酒，又让他吃鱼。就说这些年，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呀。不必说阿林心里还有底，就说心里没有底，平日虐待，忽然特别优待，兖州府有话，那里头一定有个说法儿，搁着谁也要照影子。《鬼吹灯》

后来我们这位亲戚，因为这位先生一听知柏地黄丸很透像儿，也照了影子啦，把我找了去，直追问这回事。《小额》

**吃事**：借口有路子，能给人解决麻烦收人家钱。

从他爸爸放阎王账，专吃旗下，外带着开小押儿，认得几个吃事的宗室，交了两个北衙门站堂的，喝，那字号可就大啦。《小额》

单说东边有个街坊，姓仇叫仇红，祖传二十八辈儿没根基，（比别人多了十辈儿）历史那分复杂，一言难尽。仇红自幼无赖，练过两天把式，专一的吃事讹人。《库缎眼》

**吵子**：闹纠纷、麻烦。

小额当了三年的库兵，算是好，没出多大的吵子（贼星发旺），家里的钱是挣足啦。《小额》

小问题也不算，竟说大吵子，难倒说评书，俩月也记不完。《益世余谭》

您要不信，您到第一舞台、新明戏院看看去，卖一块八毛的戏馆子，倒是肃穆点，总有吵子也不多。《益世余谭》

**贼星发旺**：坏人的好运气来了。

小额当了三年的库兵，算是好，没出多大的吵子（贼星发旺），家里的钱是挣足啦。《小额》

**钱粮头儿**：发钱粮的日子。

每月钱粮头儿上，喝，手下的碎催可忙啦，一人一个小绿布口袋儿（许是作帽子剩下的布），一个油纸摺子，拿着对牌（借账的把钱粮由领催手里，对过跑账的，立一个木头牌子，一劈俩瓣儿，跑账的拿一瓣儿，领催拿一瓣儿，每月凭这个牌子取银子），往旗下衙门、护军营衙门，这们一取钱粮包儿。《小额》

这个小茶馆儿正在衙门的南边儿，每到钱粮头上，一清早喝茶的大半都是等着关钱粮的人。《苦哥哥》

**加一八分**：加一，月息一钱，即每月10%的利息；八分，月息八分，即每月8%的利息。加一八分，即每月18%的利息。

单说他所放的账目，都是加一八分。《小额》

放印子的，专吃劳动界，见天零归，利钱很大。比方借十吊，每天打四百，一个月完，合十二吊钱，常说加一八分，这够上加二钱啦。《益世余谭》

**秧子**：大把花钱的富家子弟。

他有一个专门的能耐，就会拿秧子，吃小哥儿，大烟得抽四两广士<sup>2</sup>，久站前门西啦<sup>3</sup>，跟额家是世交。《小额》

从先是父母月儿的日子（我不说少爷班子，招呼又有人挑眼），钱到手里就想花。说我是个秧子，我还够不上，真有钱才能称秧子呢。我没那们些钱，所以不敢僭称秧子。《王遁世》

自己势力又微，后来一想，得联络几个有力量的朋友，也好固自己的地盘，于是狐朋狗友很交了几个，大家无非是捧大爷、吃秧子。《铁王三》

**父母月儿的日子**：花父母的钱生活的日子。

从先是父母月儿的日子（我不说少爷班子，招呼又有人挑眼），钱到手里就想花。说我是个秧子，我还够不上，真有钱才能称秧子呢。我没那们些钱，所以不敢僭称秧子。《王遁世》

回忆数十年前，每逢到了三节，我就抱乐观。其抱乐观的原因有三，一来少不知事务；二来家计宽裕，俗说父母月儿的日子；三来国家承平、年景好。有此三端，到了节下，必要足吃大逛，所以抱乐观。《益世余谭》

**少爷班子**：当官的子弟。

从先是父母月儿的日子（我不说少爷班子，招呼又有人挑眼），钱到手里就想花。说我是个秧子，我还够不上，真有钱才能称秧子呢。我没那们些钱，所以不敢僭称秧子。《王遁世》

玉如是个少爷班子，艰难困苦一概不知。好在玉姐能够操持家政，克勤克俭的度日，倒也凑合。《库缎眼》

志儒虽是少爷班子，人极和平老诚，一点恶习没有。《孝子寻亲记》

**招呼**：小心，留神。

从先是父母月儿的日子（我不说少爷班子，招呼又有人挑眼），钱到手里就想花。说我是个秧子，

我还够不上，真有钱才能称秧子呢。我没那们些钱，所以不敢僭称秧子。《王遁世》

大春子说：“听准了再开，招呼是诈门的。”秀氏接着门一问，原来正是李二画眉。《五人义》  
**狗事**：像狗一样地巴结人。

人家是现任的职官，咱们是开剃头棚儿的，齐大非吾偶也（苗大爷真能混转一气）。知道的咱们是瞧外甥女儿去，不知道的，说咱们狗事去啦。别瞧咱们营业低微，人格不低微。《库缎眼》

大凡上赶着走亲戚，拉拢着认本家，总都是看着人家有钱有势前去狗事。混到泼大水、拉洋车，甚至于要小钱儿，真正的亲戚本家，他都躲着你，恐怕你张嘴，他还上赶着认你？《花甲姻缘》

醉郭是长安路出身，钻研狗事那是专门学，藩台有一个得意小跟班儿的，叫作马宝卿，他联络上了，两个人先是口盟，后来换帖，吃喝不分，近的邪乎。《小蝎子》

**长安路**：也叫“吃长安路的”，官员自己找的替他办事的随从。

醉郭是长安路出身，钻研狗事那是专门学，藩台有一个得意小跟班儿的，叫作马宝卿，他联络上了，两个人先是口盟，后来换帖，吃喝不分，近的邪乎。《小蝎子》

那天书座儿上的还是真不少，天才一点多钟，人已经快满啦。可是生人很少，反正是那把子书腻子占多数，内中废员也有，现任职官也有，汉财主也有，长安路的也有，内府的老爷们也有。《小额》

据老者云，该疯汉姓陈，行四，通县人氏，素吃长安路，现在妻、子皆亡，手里很有钱，归伊胞妹家同居。《益世余谭》

**搁念**：做生意时骗人的那套话。

那小子竟卖钢口，整本大套的搁念（江湖生意行话叫搁念），那儿有真的？《鬼吹灯》

所卖的药品，大半是松香膏药、切糕丸，叫真儿说全是搁念（江湖朦人，调坎儿叫搁念），卖的就是那套生意口。《益世余谭》

**调坎儿**：江湖黑话。

所卖的药品，大半是松香膏药、切糕丸，叫真儿说全是搁念（江湖朦人，调坎儿叫搁念），卖的就是那套生意口。《益世余谭》

作假票子也分两种，甲种是画活，干拿笔描的，讲的是手艺。乙种是板活，调坎儿叫作飞蝠子，又叫作灯虎儿。《益世余谭》

各色都有行话（行话就是调坎儿），纸牌叫作叶子，骨牌叫作木头，骰子叫作豆儿。买者一调坎儿，他立刻就拿出来。《益世余谭》

**空杵**：白白花钱。

要说准能断过去未来，知吉凶生死，那满叫虎事。这个神仙咧，那个铁嘴咧，拿钱给他送去，那真叫空杵。《鬼吹灯》

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也就不必找他相了。他说的还没我知道的详细呢，掉这宗空杵作甚么！《鬼吹灯》

**亡道**：厉害。

那一天，孩子又跟街房家打上啦，黑老婆出来叫横，这个街房也真亡道，一死儿的要打黑老婆儿（遇见吃生米的啦）。《小额》

第一先说卷款潜逃，较比盗贼可亡道。多了盗贼能防，这类人不能防。《益世余谭》

衣、食、住为人生三大要素，这是人所共知的的话啦。据记者说，住还在其次，这个食比什么都亡道。《益世余谭》

**吃生米的**：性子耿直、什么都不吝的人。

那一天，孩子又跟街房家打上啦，黑老婆出来叫横，这个街房也真亡道，一死儿的要打黑老婆

儿（遇见吃生米的啦）。《小额》

**门脉：**门诊。

富二先生看完了门脉，出马天还早，曹大那里做活，富二先生托着水烟袋跟他聊天儿。《曹二更》

富二先生早晨给人看门脉，他在旁边下真心听，半年多的功夫，居然有点意思。《曹二更》

可是单有一拨儿爱找他瞧的（大半都是活腻了的），抽冷子也真有给人家蒙好了的时候儿。因为他门脉是六百钱，比别人贱点儿（图贱买老牛）。《小额》

**出马：**出诊。

富二先生看完了门脉，出马天还早，曹大那里做活，富二先生托着水烟袋跟他聊天儿。《曹二更》

人家这当儿是堂官的乌布啦，大概也不出马啦。让保儿拿我一个片子，套车接去得啦。《小额》

**若果：**如果。

无论官办商办，官绅商合办，最要紧的就是良心。若果掏出良心来办事，官办也好，绅办也好，商办也好，官绅商合办更好。要是不掏良心，竟说门面话，谁办也是他。现在出马的先生们，都是从运动来的。要说医道不通，未免过刻。《益世余谭》

在前清作官，虽然讲人运动，若果真有出众的能为，就是没有人情运动，偶然也还能成（可是偶然）。《益世余谭》

按小说、辞曲、评书、戏剧、讲演、白话报、幻灯、油画等等，都与社会教育有极大的关系。若果组织完善、设施得法，社会受益实在不浅。《益世余谭》

以上是我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如有新成果，以后将陆续发表。

## 注

- 1 是：大概应为“足”。
- 2 广士：应为“广土”，广东产的烟土。
- 3 西啦：西边。前门西边是妓院集中的地方。

## 参考资料：

- 陈鸿年《故都风物》（台湾）正中书局 1970 年  
 待余生《燕市积弊》/ 逆旅过客《都市丛谈》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周传家、张静文、于嘉《风雅京华》中华书局 2010 年  
 中文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1968 年  
 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 1990 年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宋孝才《北京话语词汇释》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7 年  
 贾采珠编《北京话儿化词典》语文出版社 1990 年  
 石继昌《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 1996 年  
 资料来源：  
 松友梅《小额》《横滨市立大学纪要》第 186 号上影印 1968 年  
 损公（蔡友梅）《五人义》（现藏天津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鬼社会》（现藏天津图书馆）

- 损公（蔡友梅）《库缎眼》（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 损公（蔡友梅）《苦哥哥》（报纸剪报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 损公（蔡友梅）《花甲姻缘》《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1986年
- 损公（蔡友梅）《鬼吹灯》《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1986年
- 损公（蔡友梅）《铁王三》《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1986年
- 损公（蔡友梅）《王通世》《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1986年
- 损公（蔡友梅）《小蝎子》《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1986年
- 损公（蔡友梅）《曹二更》《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1986年
- 损（蔡友梅）《新侦探》《顺天时报》1912年12月3日—1912年12月29日
- 损（蔡友梅）《二十世纪新现象》《顺天时报》1913年1月5日—1913年11月25日
- 退化（蔡友梅）《孝子寻亲记》《顺天时报》1913年11月26日—1914年6月24日
- 损公（蔡友梅）《汪大头》《顺天时报》1915年11月23日—1915年12月26日
- 梅菟（蔡友梅）《益世余谭》《北京益世报》1919年11月21日—1921年1月16日
- 冷佛《春阿氏》《中国近代孤本小说精品大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 老舍《正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